

迟到的花信

■于源浩

北方的春天总是来得迟疑。3月里，南方的花事怕已过了大半，而这里的土地才刚苏醒。风里还夹着寒意，人们裹着棉袄，眼巴巴地盼着春信。

最先报春的是柳芽，嫩黄的一点，怯生生的。接着是山桃，粉白的花瓣薄得透光，风一吹就散了。待到杏花、李花都开过一轮，苹果树才慢吞吞地醒来。这光景，约莫是四月初了。

苹果花是矜持的。别的花都开得热闹，它偏要等。等风暖了，等雨润了，等人们的耐心快要耗尽时，它才不紧不慢地吐出花苞。那花苞起初只有米粒大小，裹着一层毛茸茸的灰绿外衣。

我家院里有两株苹果树，树干粗粝，皴裂的树皮上爬满岁月的皱纹。每年四月，我总爱站在树下，仰着脸看那些花苞。看它们一天天鼓胀起来，外衣渐渐撑开，露出里头一抹娇嫩的粉红。这过程极慢，慢得让人心焦。但慢有慢的好处——你能看清生命的每一个细

微变化。

一日清晨，推窗便见一树雪白。夜里不知何时，花都开了。那花开得密，一簇簇挤在枝头，远看像落了层新雪。走近了瞧，每朵花有五瓣，瓣儿圆润，边缘微微翻卷，花心处聚着十几根细丝，顶着嫩黄的花药，颤巍巍的，娇气得很。

苹果花不算艳丽，它是小家碧玉，素净中透着灵动。阳光好的时候，花瓣几乎是半透明的，能看见里头细细的脉络。若逢阴天，那白便显得厚重些，像宣纸晕了水，洒出一层淡淡的青。

最妙的是它的香味儿。苹果花的香是暖的、甜的，带着点青苹果的涩，又掺着蜂蜜的醇。这香气很懂事，从不贸然往人鼻子里钻，只在你不经意间，悄悄溜进肺腑，勾得你心头一颤。

花开到10日，是最盛的时候。整棵树仿佛着了雪，连树干都看不见了。站在高处望，村里的苹果园连成一片，宛如云海。这时候若下一场小雨，那就更妙了。

骑着单车看春景

■魏馨媛

在柔得仿佛能滴出水来的春日清晨，我喜欢赴一场春约，骑着单车看春景。单车，这个承载着青春记忆的交通工具，在此刻显得尤为重要。它以独有的方式，让我融入这片春色之中。

春日的街道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路旁的柳树，是被春风唤醒的舞者，在轻轻地向行人致意。我骑着单车，穿梭在这绿色的长廊中，感受着春风轻拂过脸颊的温柔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惬意。

沿着街道前行，不久便来到开阔的田野。路边的油菜花正开得绚烂，我停下车，漫步在油菜花田间的小

径上。花香扑鼻，沁人心脾。我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仿佛能将这春天的气息都吸入心底。

继续骑行，一路上，我遇到了许多同样在享受春日美景的人们。他们或漫步在田间小道上，或坐在河边垂钓，或三五成群地在野外野餐。看着他们，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。这春天是大自然的恩赐，给人们心灵的慰藉，它让人们忘却了冬日的严寒和生活的烦恼，重新找到生活的乐趣。

不知不觉间，我已经骑行到了城市边缘的那座山前。山中树木参天，绿叶成荫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

大千世界

雨丝斜斜地穿过花枝，花瓣上缀满水珠，压得花枝微微下垂。雨停后，阳光一照，每朵花都像缀了钻石，亮得晃眼。

风一来，花便开始落了。先是零星几片，后来便纷纷落下。落花铺了一地，白茫茫的，踩上去软绵绵的，没有声音。这时的苹果树显出一种疲惫的美，像刚跳完舞的姑娘，鬓发散乱，却掩不住眉目间的欢喜。

花落了，小苹果便冒出头来。起初只有豌豆大，青绿青绿的，藏在残余的花萼里，不仔细看都找不着。孩子们天天来看，数着日子等果子成熟。大人们则开始盘算今年的收成——若是花季没遇着倒春寒，枝头的果子能留下七八成，那便是好年景了。

花开花落自有时。苹果花不因人的来去而改变它的节奏，该开时开，该落时落，从容得很。明年4月，它还会再开。岁岁年年，不过是一场又一场的等待与重逢。

生活手记

驳的光影，如同一片片金色的鳞片镶嵌在绿色的地毯上。我在森林里漫步。脚下是松软的泥土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树叶的清新。我躺在草地上，仰望蓝天白云，忘却了尘世的纷飞。

当我骑着单车回到家中时，心中充满了满足与喜悦。这次骑行让我体会到了春天的美好与宁静。那春日阳光、绿树、花海、小河、笛声……一切都如梦幻般美好。在忙碌的生活中，我们总需要找到一些让自己心灵得到放松和滋养的方式。骑行看春景，无疑是我找到的一种最好的方式之一。

人生感悟

母亲的菜篮

■吴昆

母亲有一只菜篮，竹篾编的，经年累月，已呈暗黄色。篮底有几处磨损，显出竹篾的本色来，倒像是特意绣上的花纹。这篮子自我记事起便悬在厨房的梁上，每日随母亲出门，满载而归。

菜市场离我家不远，穿过两条街便是。母亲提着篮子出门时，天往往还未大亮。

菜市场是个热闹所在。天光微亮时，摊贩们已排开阵势。青菜还带着露水，鱼在盆中扑腾，肉案上的屠夫挥舞着砍刀。母亲穿梭其间，脚步不停，眼睛却极锐利。她总能在一大堆菜中挑出最新鲜的一把，或是从鱼贩的水盆里指出最肥的一条。商贩们见了她，往往先笑一笑，继而显出几分无奈——母亲杀价的本事是出了名的。

“这菜恹恹的，便宜点吧。”
“昨日不是这个价，我老主顾了。”
“鱼鳃都发暗了，再少些。”

她说话时声音不高，却字字清晰，手指在菜叶上轻轻一捻，便知新鲜与否。商贩们争辩几句，多半会让步。有时实在谈不拢，母亲便转身离去，不出三步，身后必会响起“回来回来”的喊声。这时她嘴角会微微上扬，却不急着回头，等那喊声又起，才慢悠悠转回去。

篮子渐渐满了。青菜搁在下层，鱼肉用荷叶包了放在中间，顶上有时是一把葱或几头蒜。母亲提着沉甸甸的篮子往回走，脚步比来时慢了些。路上行人渐多，她不时与人点头招呼。街坊们见了那篮子，总要问一句：“今儿买什么好菜了？”母亲便掀开荷叶一角让人瞧，脸上带着几分得意。

回到家，篮子便悬在厨房的梁上。母亲做饭时，一样样取出。我常在旁看着，觉得那篮子像变戏法似的，总能掏出意想不到的东西。有时是几颗红艳艳的果子，有时是一包用油纸裹着的点心。最惊喜的一次，母亲竟摸出一个小人，是她路过庙会时顺便买的。

年复一年，篮子越发陈旧了。竹篾间的缝隙变大，母亲便在里面垫上一层油纸。提手处缠了布条，防止扎手。我劝她换个新的，她总说：“还能用，何必浪费。”后来，我去外地读书，每次回家，第一眼看的仍是那只是悬在梁上的菜篮，里面装着特意为我准备的爱吃的菜。

去年回家，发现梁上的菜篮不见了。我问母亲，她指了指墙角的新篮子——塑料的，印着花纹，轻巧又干净。“旧的坏了，”她说，“底儿漏了。”我拾起旧篮子看了看，果然底部的竹篾已经松散，无法修补。母亲见我拿着不放，笑道：“一个破篮子，有什么好看的。”

新篮子轻便实用，却再不会发出竹篾摩擦的吱呀声。母亲提着它出门时，背影似乎更瘦小了。街上的石板路早已换成水泥，菜市场的商贩也多半不识。时代变了，连讨价还价都成了稀罕事。

旧篮子最终被我带回了城，放在书房的架子上。妻子见了，笑我捡破烂。我不语，只是偶尔擦拭上面的灰尘。竹篾的色泽愈发暗淡了，但那些磨损的痕迹，分明记录着母亲走过的无数个清晨与黄昏。



花开诗旅

窗前

■郝兴燕

月光在窗台上
铺开一张泛黄的试卷
红笔尖轻轻划过
像春天的第一道犁沟

粉笔灰落在肩头
开出一朵朵白梅
风翻动教案
沙沙作响
是时光在朗读

清晨
露珠爬上窗棂

偷看那些未完成的批注
阳光踮着脚尖
把温暖
悄悄放在讲台

窗外的梧桐
年轮里藏着多少
未说出口的叮咛
落叶飘过窗前
像一封封
寄往春天的信

【春天的姿态】

春天的姿态是五彩斑斓的。当我们悠闲地漫步在公园的小路上，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的花海中。每一朵花儿宛若春天的使者，它们带着对生命的热爱，竞相绽放。当我们走进春天，感受着它的温暖和生机，仿佛也融入了这美丽的画卷里。我们与花儿一起绽放，与鸟儿一起欢唱，与小溪一起流淌。

——孙慧

【四月的风】

四月的风，轻缓如诗般在田野间悠悠地漫步。麦苗在它的低语中，轻轻摇曳着绿色的梦。那温柔的抚摸似母亲的手，饱含深情。每一株麦苗都陶醉其中，身姿婀娜，舞出层层绿浪。四月的田野，因风而生动；春天的温柔，在风中传颂。

——何丽红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
倾听您的心声，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香樟落叶】

在我生活的城市，香樟树随处可见。它矗立在道路两旁、公园里、校园里。张开枝叶的大香樟树，树冠犹如撑开的一把巨伞，树干粗得要一两人才能合抱住。打树下经过时，能闻到一股清淡又醒神的樟木香，同时又有一片清凉。风突然扫过来，香樟树叶纷纷起舞，又缓缓降落，结着伴儿飘到地面，如诗如画。

——熊东